



解 放 军 英 雄 传

解放战争时期专辑之一

解放军出版社

解放军英雄传

解放战争时期专辑之一

DB25/24

解放军出版社

解放军英雄传

—— 1949年5月1日出版

解放军英雄传
解放战争时期专辑之一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(北京平安里三号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12.5印张280000字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(北京)第1次印刷
印数1——12000
统一书号: 3185·65 定价: 平: 3.10元
精: 4.60元

出 版 说 明

为了向部队指战员、广大民兵、学生和青少年提供一套比较完整的爱国主义、革命英雄主义读物，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培养更多的“四有三讲两不怕”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我们编辑出版一套《解放军英雄传》。这套丛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、抗日战争时期、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，讴歌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。

本卷为解放战争时期专辑之一，共收集了英模人物二十九名。其中有“爆破英雄”刘光荣、“坦克英雄”沈许、敌人闻风丧胆的优秀指挥员周志坚和“洛阳营”营长张明，有全国第一次战斗英雄会议代表纪士信、车元路、邢全礼、陈理文等。让我们以英雄为榜样，沿着他们走过的道路，为保卫祖国，建设一支现代化、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而努力奋斗。

目 录

王西兰	(1)
王汝汉	(14)
王银虎	(24)
李元路	(34)
龙加夫	(45)
田广文	(56)
邢全礼	(69)
叶春景	(82)
刘心智	(99)
刘光荣	(106)
刘梅村	(128)
纪士信	(143)
任志习	(154)
安荣全	(160)
齐进虎	(175)
沈 许	(191)
张 明	(202)
张希春	(218)
李长林	(235)
李广正	(251)
李殿增	(259)

李国英	(270)
陈金合	(288)
陈理文	(300)
陈德标	(310)
林茂成	(323)
苟福荣	(339)
范素静	(356)
周志坚	(369)

王 西 兰

“我们永远地记在心间，永远地记心间，烈日当头照，热火烧心间，四平火热的战斗里，王西兰的虎威震动天，……”。这是一首歌，一首英雄的颂歌，一首人民解放军某部为纪念战斗英雄王西兰谱写的歌。这首歌，在革命战争年代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战士英勇杀敌；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，激发着我们缅怀烈士的深情，追思着他的英雄业绩。

王西兰，一九二三年出生在江苏省赣榆县玉河区蒋家河子村一个农民家庭，一九四二年十月参加八路军，一九四三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战士、班长、副排长等职。一九四七年，他在参加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的四平攻坚战中，三次负伤不下火线，率领全排坚守阵地两昼夜，击退敌人十六次反扑，最后壮烈牺牲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。

参加四平攻坚战

一九四七年，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为了从根本上改变东北战局，并策应关内作战，在临江战役后，经过休整，于五月中旬发起了夏季攻势。六月，王西兰随部队参加了著名的四平攻坚战。

四平是通往沈阳、长春、齐齐哈尔、通化的交通要道，是兵

家必争之地。四平攻坚战是东北我军夏季攻势作战中重要的一战。为了破坏东北我军的攻势作战，四平守敌苦心经营，在城内城外修筑工事，明碉暗堡，密如蛛网，自吹自擂四平是“攻不破的防线！”

六月十一日，夜幕降临，四平上空升起五颗照明弹，东北我军围攻四平的战斗打响了！不到十分钟，王西兰所在的四团一营就在四平北面打开了缺口。部队象洪水一样涌进四平。王西兰带着他的第三排，涌进缺口后又拿下了右侧的三个地堡，把突破口扩大了几十米。接着，他又立即带领部队向北面排列着的一幢幢日本式房屋发起了攻击。他奋力冲在部队的前头，用冲锋枪猛扫。战士们紧跟着他，象猛虎下山，猛打猛冲，锐不可挡。

王西兰在率部队向前进攻中，既勇敢机智，又十分注意战术。看到一个战士在不远的地方倒下去时，他便及时提醒同志们：“要注意疏散队形。”他一边提醒同志们，一边赶上前去察看地形，了解情况。他和突击班长张志伯蹲伏在一个掩体后面，仔细察看着敌情。就在这时，“轰”的一声，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，王西兰不由自主地动了一下。“排长，怎么样？你受伤了吗？”张志伯着急地问。王西兰试着动弹了一下身子，咬紧牙关，用手指把一块发热的弹片从自己左腿上拔了出来。“不要紧，没伤着骨头。”王西兰毫不在意地对张志伯说。由于当时天黑，又处在紧张的战斗中，他们谁也顾不得仔细看看到底流了多少血，又投入了战斗。

当王西兰他们逼近第二排房子时，一颗炸弹飞进这排房子的正面窗户，随着一声轰响，王西兰高喊一声：“同志们，赶快冲进去！”说着，王西兰一个箭步冲到门口，对着大门猛刺了两

刀。门没有被劈开，他一按窗户跳了进去。紧跟着进去的一个战士划亮了一根火柴，只见被炸死的两个敌兵躺在地板上，两支冲锋枪丢在一边，其余的敌人早已从后门逃跑了。王西兰立即率领战士们向第三排房子冲去。

这时，四平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。敌人在每处墙根窗下都修筑了暗堡、工事，妄图利用这些密如蛛网的工事组织起交错的火力，封锁我军前进的道路。看到这一切，王西兰想：我们要歼灭敌人，就要注意保存自己，才能战斗到底，夺取胜利。他要求大家要注意利用地形地物来掩护自己，不要作无谓的牺牲。他看到敌人阵地上——一排排房子的窗口是一排对着一排开的，便指挥大家避开敌人的火力网，巧妙地从窗口穿过去攻占敌人的阵地。这时，一个熟悉的人影从王西兰背后靠拢过来。从动作和姿态上，他知道是营的副教导员。副教导员亲切地询问了他的伤势。王西兰坚定地说：“一点小伤算不了什么，只要有我在，就一定能完成任务。”说完，他又投入到激战中去。

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。连长负伤了，指导员也负伤了，敌人的抵抗却在不断加强。在这危急关头，营部任命王西兰代理连队指导员。

受命于危急之时的王西兰，深知这担子的份量。他毫不犹豫地担起了这个重担，率领部队继续向前攻击。当他们冲到一排房子的门口时，正和负隅顽抗的敌人碰了个面对面。王西兰一跃上前，从一个战士手中夺过一支步枪，只听得刺刃叮咣响了几下，两个敌人便在他面前倒了下去。

就在王西兰他们向敌人的核心工事冲击，逐房争夺的时候，一颗子弹飞来，他第二次负了伤。

打退敌人七次反扑

战斗从夜幕降临开始到第二天凌晨，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夜。在这黎明即将到来之际，王西兰他们已经占领了三道街和四道街之间的路口。根据上级的指示，他们要在这里控制住这块阵地，吸引敌人，保证侧翼的安全，以便于整个攻城部队向纵深发展。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要任务。

关键时刻，王西兰对将要遇到的各种困难作了充分的估计：敌人会进行疯狂的反扑，而对付敌人反扑的关键就是要有坚固的工事，这不仅是坚守阵地的需要，也是部队继续前进的基地。天还没亮，他就奔跑着组织战士们挖工事。他对战士们说：“这时多流汗，回头就少流血，有工事才能抗住敌人的炸弹和炮弹啊！”他组织大家挖了一条一米深的交通沟，又在沟里挖了一些小的单人防空洞。他们还打通房屋、堵死窗口，组织起几道防守线。

这一夜敌人的枪炮未停，王西兰也一夜没合眼。当晨曦在阵地上微微出现的时候，代理连长杨青培弯着腰跑来，和王西兰并肩钻进工事后，商量着如何迎接新一天战斗的到来，这时，他才发现王西兰已经被炸弹震聋了耳朵，头上、腿上、脚上的三处伤口一直流血不止。

王西兰伤成这个样子，还能参加战斗吗？杨青培心里十分不安，他说：“老王，你还是先休息一下，让我到前面去顶一会儿。”“那不行，现在连里干部就剩下咱们两人，咱们都到前面去，一发炮弹打没了，队伍交给谁去带？”对于连长的劝慰，王西兰从心里深深的感谢，但是他更深刻地知道他留在前沿阵地上的重

要性。

在前沿阵地的交通沟里，王西兰继续指挥战士们作战斗准备。他叫机枪射手和副射手一个人占着一个机枪掩体，敌人从哪里来就封锁哪里。他自己带着一个机枪组机动作战。一切布置就绪，同志们都到防空洞里隐蔽起来，只留下一个观察哨负责监视敌人。他自己则到前沿阵地的最突出部，密切监视着敌人的动静。

这时，天已放亮，敌机嗡嗡地飞来了，盘旋一阵后，怪声呼啸着，向王西兰他们阵地疯狂地扫射起来。不一会儿，飞机又转了个圈，炸弹便一颗接着一颗的倾泻下来，弹片横飞，尘土满天，阵地上什么也看不见。王西兰咬着牙，一动不动地监视着敌人。突然，透过烟雾他看见敌人从北面和西北面分两路反扑过来了。

三十米、二十米、……，王西兰忽地站起来，一声大喊：“敌人上来了！”听到这声号令，战士们从防空洞里冲了出来，一阵密集的手榴弹向敌人砸去，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，狼狈逃窜。看着敌人留在阵地前的死尸，王西兰和战友们都笑了。

敌人的反扑被打退了，但是王西兰作为一个指挥员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。他一面包扎左胳膊上新的伤口，一面利用敌人退下去的间隙，指挥部队加固工事，调配火力。他在敌人可能反扑过来的地方，摆了四挺机枪、五支冲锋枪。他充满信心地对战士们说：“这样好的工事和火力，敌人休想打上来！”

激战又开始了。在王西兰身边的两个机枪射手，先后牺牲了，敌人的机枪把掩体前的土堆打得直冒土花，他一点也不畏惧，集中全力地向敌人射击。突然，机枪射手阎成福报告说：

“排长！我们班长负重伤了。”一个班没有人组织。就会影响战斗力。王西兰转动了一下不大方便的身子，果断地命令道：“你代理班长。”阎成福马上拿过枪来，迅速组织全班进行还击。

打退敌人的进攻后，王西兰接到通知去连指挥所开会。连指挥所在阵地后二十米处，王西兰去了不久又顺着交通沟回来了。战士们第一眼就发现他的胸前挂上了一枚红星飞马英雄奖章。这是团参谋长在火线上那间被炸弹炸毁了的屋檐下亲自给他挂上的。这枚红光闪闪的奖章，好象火红的太阳一样，立刻照耀了整个阵地。在交通沟里，战士们奔走相告，“我们排长挂奖章了！我们排长挂奖章了！”王西兰什么声音也听不见，他的耳朵早被炮火震聋了。但是他能看到战士们脸上的喜悦。是的，这是排长的光荣，也是全排同志的光荣。机枪射手杜德和并肩的一个战士羡慕地说：“真光荣。”王西兰也鼓励同志们英勇杀敌，争取都挂上那红光闪闪的奖章。

敌人的反扑被击溃后，中午又气急败坏地开始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扑。敌指挥官一面频繁地调动着部队，一面集中东面铁路天桥和西面核心工事的两处炮兵向三连阵地猛轰。敌人的炮火一阵比一阵猛烈，特别是临近黄昏时，敌人又发起了一次更为猛烈的反扑，作垂死前的挣扎。排炮打在前沿阵地上，惊天动地；机枪子弹打在工事前，“突突”地乱窜，敌机也四架一组轮番向阵地纵深扫射、投弹。工事被炸毁了，土被翻起来，阵地上一片昏暗，在火与血考验面前，王西兰鼓励同志们说：“就是把工事全打垮了，咱也不能退下去。”他嘱咐同志们要沉着冷静，随时准备打退敌人的反扑。

一阵狂轰过后，敌人以为在这每寸土地都被炸弹洗劫一遍的

地方不会有任何生命存在了，就利用地上密密麻麻的树枝作掩护，墩墩的叫着向我方阵地反扑过来。

就在敌人接近我阵地前沿的时候，王西兰开火了。他手中的冲锋枪是指挥部队的信号枪，又是复仇杀敌的武器。他紧紧地托着工事，发射复仇子弹的冲锋枪“突突”地震动着他的全身。战斗一直从黄昏打到天黑，敌人反扑一次，被打退一次，王西兰他们一连打退了敌人的七次反扑，把阵地牢牢地掌握在手中。

黎明前的激战

天黑了，阵地前下着大雨。

王西兰接到通知到连部去开会。会议上，代理连长杨青培传达了上级命令：黎明前，拿下前面的一排碉堡。一听到有新任务，王西兰睁大着他那发红的两眼对杨青培说：“这任务还是给我们三排吧！我们保证完成任务”。杨青培大声对着王西兰的耳朵说：“你耳朵聋了，听不见，能行吗？”王西兰点点头说：“行。”

同志们的发言，王西兰听不见，没有办法和同志们展开讨论，但是他的坚定态度和战斗意志却是全连同志都知道的，连队决定把攻击的任务交给王西兰的三排去完成。临走时，连长对着王西兰的耳朵，大声叫他带领全排同志到后面休整一下。

在一座日本式房子里，全排仅存的十五个人集聚在一起，有的坐在“榻榻米”上，有的坐在窗台上。王西兰站在中央，神情严肃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我们战斗一天一夜了，饭没吃、水没喝，现在新的任务又落在我们头上了一一拿下那排地堡”。在分析拿

下这溜地堡的意义时，他说：“地堡在马路边上，很重要，不拿下来，兄弟部队就很难前进。”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为了人民的解放，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战斗下去，把地堡拿下来！”

“放心吧，排长。”全排同志群情激昂，按照王西兰的布置，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。但天公不作美，当大家去摸炸药包时，都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：“呀，淋湿了！”是啊，从下午到天黑，雨就没有停过。当时，大家在紧张地作战，谁也没有顾得上带在身边的炸药包。

可是现在怎么办呢？

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王西兰和张志伯，还有经过爆破训练的九班长开了一个碰头会。他们在房里点起一根蜡烛，四面用大衣罩着，不让光线漏出屋外。在那光亮里，战士们看到王西兰那聋了的双耳和布满血丝的眼睛与满是尘土的脸，多么令人感动啊！在攻打四平之前，王西兰和大家一起收集木棍子，找木桶，捆炸药包，白天练，夜间练，光着脚也练，破坏铁丝网。当时，他带领全排同志晚睡早起，眼睛都熬红了。尽管大家都累得直不起腰来，可是看到排长那架势，战士们谁也不叫苦喊累，大家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：平时多流汗，战时少流血，多一分准备工作，战斗胜利就多一分把握。正是战前王西兰领导全排同志作好了充分的准备，他们才得以坚持到现在。

眼下，炸药包被雨水淋湿，但难不住王西兰和他的战友，他们又想到了新的办法。在蜡烛光下，王西兰和同志们一块把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，做成了一个一个的炸药包。接着他又把同志们分成几个战斗小组，并指定张志伯的战斗小组担任突击任务。一切准备已经就绪，就等发起攻击了。

在天空刚要拉上夜幕的时候，王西兰组织火力向敌人碉堡发起攻击。但由于血流得太多，他太虚弱了，他闪在一边，让战友们从他身旁冲过去后，他一手扶着墙，一手扶着腿，把冲锋枪挂在一条胳膊上一拐一拐的向前攻去。他边走边鼓动着向前冲锋的战士们说：“上啊！只要有一口气，我不死，我就跟同志们在一起。”通信员李万发在后面喊叫他，叫了半天，他才把头转过去。李万发焦急地作了一个手势，叫他慢慢地冲，他点了点头，但是他一拐一拐的脚步更加快了。

前进，再前进，冲击，再冲击，谁也不肯落后一步。三百米、二百米、一百米……。“打！狠狠地打！”随着王西兰的命令，战士们交替掩护，用捆在一起的手榴弹，很快炸毁了前面的一排地堡——敌人工兵营的堡垒阵地。王西兰冲进敌人的阵地，继续指挥部队搜索残敌。看到堡垒被摧毁，燃起一片大火，败退的敌人狼狈不堪，如丧家之犬，而我们的战士却个个喜形于色，王西兰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，露出了胜利的微笑。

坚 持 战 斗

占领了敌人的工兵营阵地，王西兰预感到敌人并不会甘心失败，他告诫战友们，要立即做好迎击敌人反扑的准备。

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敌人的榴弹炮弹带着吓人的声音落到阵地上来了，那声音对于没有在战场上挨过炮弹的人来说是难以形容的。天上脚下，天空地底，全都在震荡着，到处翻滚起硝烟和尘土。

炮声一停，一群敌人就冲了过来，企图夺回失去的阵地。王

西兰和战友们用密集的火力的打退了敌人的进攻，这时只见从敌人的一个街头地堡里，出现四个端机枪的敌人，还没容得他们架好机枪，王西兰和同志们一阵弹雨就砸了下去。四个敌人刚一倒下，王西兰就带领几个战士跃出壕沟，迅速占领了时刻威胁我们前沿阵地的火力点。

十点钟，敌人发起了又一次更为凶狠的反扑，敌人的重型大炮发出疯狂的吼叫，两米深的壕沟都被炸平了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一发炮弹在王西兰身旁爆炸。机枪射手阎成福猝不及防，被崩裂下来的土块连人带机枪给深深埋住了。滚烫的弹片四处横飞，王西兰和战士们谁也顾不得危险，大家用手挖，用铁铲，很快把阎成福挖了出来。阎成福脸色苍白，昏迷不醒。王西兰从他的嘴里鼻子里把土掏出来后，经风一吹，阎成福渐渐苏醒过来。他睁开眼，惊讶地看见王西兰蹲在他身旁，呐呐地说道：

“我……我什么也不知道……我……”

王西兰亲切地说：“你休息休息。”

阎成福无力地躺在战火纷飞的壕沟里，耳边隐隐约约听到排长嘶哑的喊声：“同志们——为人民立功就在这个时间呀！”

“对，党考验我们的时间到了，为人民立功机会到了！”战士们发出了英勇杀敌的吼声。可是由于王西兰耳被打聋了，他听不见同志们的声音，他仍然对同志们说着，喊着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不知从哪里飞来一颗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左手掌心。王西兰还没来得及好好包扎，战场上情况就发生了恶化。二十架敌机，怪声呼啸着，低掠着，比房顶高不了一点，轮番投掷炸弹。突然，一阵白电光交织闪烁，燃烧弹把阵地上的房屋全部烧着了。敌人的

飞机、榴弹炮、机枪，从天空到地下，密密麻麻地形成了无数层火网，象失望，象发泄，一阵紧似一阵。

时至下午二时，敌人调来了七八辆装甲车，装甲车在前面吼叫，后面跟着一个营的敌兵，向我军阵地发起了冲锋。王西兰头也不回把身子压在他的冲锋枪上，作好了战斗准备，并叫通信员通知大家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。通信员迅速把命令传给每个班、每个组。

王西兰似乎不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遍体伤痕的人，他将身子滚了几个滚，敏捷地钻到机枪组那里。他似乎是自言自语，又似乎是对谁讲：“我们死也是光荣的。”此时，谁也没讲什么话。但是战士们心里明白：最严重的时刻到来了。

“隆隆”，巨大的装甲车轰鸣声，打破了这激战前的寂静。四十米、三十米、二十米，在一排接一排的手榴弹爆炸声中，进攻的敌步兵被打退了，敌人的装甲车扭头跑了回去，王西兰吃力地直了直腰，挺了挺胸脯。

就在这时，侧翼一个连队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了，这个阵地同王西兰的阵地同在一条交通沟里。突然，在王西兰身旁的战士，听到从交通沟那端传来了敌人的喊声：“缴枪吧，缴枪吧！”

不知是谁，激动得从王西兰身旁跑过去，喊叫一声：“缴你个这个！”“轰”的一声，一颗手榴弹在敌人阵地上爆炸了。

为了赶快夺回被敌人占领了的阵地，王西兰在连长杨青培的协同下，组织了兩挺轻机枪，一挺重机枪，毫不畏惧地顺着交通沟，又把敌人从阵地上打了出去。

此时，王西兰极度虚弱和疲劳，他不知不觉地把头伏在沟沿